



耿巖文選初集

海寧沈珩昭子著

書

與陳術倩言出處書

七月得檄足下期我良厚然僕于此事已矣自春徂
秋忡暈互至萌枿一動人事失省非束持凝抱者累
日則氣魄不復收保念衰孱如此豈復堪爲當世用
哉然夙昔淹躋榮進未忘猶欲輿病就道而老母不
允所咨至涕泣固止李令伯非完節之士猶爲祖母

陳情解官僕于子職何如而忍遂絕裾長往哉由是
決計不行夫進退本在造物者此必有以主之矣所
冀錮病獲甦可以勝負擔之勤求一閒僻地誅茅作
數間屋秉耒鍤工戈釣自贍冀延一二嗣息上慰老
母睇望含飴歡笑侍奉百年所得綦大矣但此區處
恐難得就亦聽諸造物者要私心不以彼易此也或
者不察謂僕遺矣清華希心捧檄以爲失策夫內外
之不相若久矣僕雖聞汶豈其憊憊若此因有過愛
及僕謂僕首邀名第顧起家外吏爲科名辱此殆云

然士子立身用世各有本末所爲辱不辱者固自有
在名位者外物耳于真我乎何有自古僴儻奇偉之
人顯名樹績于下位炳史策垂法則以光昭學術者
不少假或膺百里之寄卽母務奇節異能白見但廉
潔以行已惠愛以及人母嫵于仕而病於道如此可
以言不辱矣苟廉恥道微脂膏其軸以周圍於世而
自號曰榮卽置身於臺府館閣此其人君子未以爲
不辱也而况區區三事記室比于髡叅短簿哉彼所
謂強顏耳捐親闈耽逆旅索米併餐乞貸重負以爲

他日黷冒之階而大喪所守明者殆有所不處矣然
僕爲此言第就世俗所見破除其說如僕一病夫濩
落弛願息情於纓組之途尚何有所別擇爲避就也
行矣爾情爲客自愛足下去故鄉垂二十年將以長
安果樂地耶抑有所滯而不返也其肯賦歸來與僕
相從于江臯海曲灌園摘蔬以相娛老乎臨書睠然
不矣

上大先生書

月日上書先生閣下侍奉缺失可任悚惶念珩之受
知先生非偶然矣珩昔讀書爲文章不肯與時俗偶
比劇心嗜古探奇慕道求窺見於古作者之門其業
制舉學未嘗規規於括帖日展論語學庸孟子五經
書諷誦閉目以思思之所不通則取宋明諸儒箋疏
論著之說錯綜以求通焉其爲文不屑規摹時手文
字取成弘嘉萬以來數十大家之文遊處寤寐與俱
以求其義理氣格段落章句之法思底至其域乃卽

安焉世目舉怪笑之小遇頓挫者有年莫以知也然篤確以守之勿變也久之入閩林子野先生令於寧特知之嗣孟津李庚生先生來督學又特知之許以當世第一錄其文馳致京師稱於當日太宰陳百史宗伯王覺斯兩先生曰沈生之文古文也某必以元席期之兩先生以爲知言太宰題其卷曰此今日之永叔也又曰震川而後無古文矣得此徒有徘徊耳嗟乎數先生之遺言散筆到於今披扎檢帙未嘗不涕霑霑下也夫數先生皆當代之宗工絕識也其見

許如是竊自惟昔之怪笑頓挫於時而勿變者殆有以自信也然數困文戰牢落厄窮天下知其名信其文者半疑者亦半竊又自惟昔之怪笑頓挫於時而勿變者殆若未有以自信也然珩所以篤確信守寧見怪笑頓挫於時久之勿變而膺數先生之知者非區區一名第而已固有在焉然亦幾危得之哉珩之受知先生豈偶然哉古人之報知己道德事業爲上文章次之功名爲下珩昔好古樂道討論古儒先之說而得其制行立身與所以經世利物之大要居恒

俛仰吟嘯自命不獨文章異一日見知而舉其所學以報之也設令工繡繪之文以博一第卽媿媿選與爲好官侈榮利此功名之士俗學之所就耳心竊恥之然而語不云乎雖有通道不如乘時所謂世與轂之周遊者也時之不可將持以報所知獨文章已乎雖然時也者非天爲之也君相爲之也夫旣與以異數之知必將待之有非常之用也苟使之若浮若沉時誦時進則衆人而已矣好古樂道之士思舉所學以報國酬知者必有廻還而不樂就者也夫如是則

困窮而已矣今之天下非官爵利祿不可爲榮爭先旁鶩而巧進能得者謂之賢不能者謂之不肖自惟固陋遲頓木強性有所恥迂跡濶步古而不今操此術以求榮利於當世猶望砥柱之杪而背馳者也其不以爲今之不肖者鮮矣嗚呼果如是之爲不肖乎將彼之所謂賢者殆誠賢也雖然 聖朝方以道德經術思致理太平使在朝有骨鯁方直之士緩急可恃之人或不在彼而在此矣珩非其人顧匹夫蹉蹉之節不肯隨世附和較然不欺其志以無負當日拜

獻之言而辱鑒拔之明私心亦已審矣竊見古之抱道而窮於當世之大賢在上位者非其所受知猶不避大聲疾呼於前求感於耳而動於心何則以爲大賢而在位必能急才而重道不以其呼援加之罪戾也況有曠代之遇於左右者哉忽忘猥褻謹上言

與湯潛庵侍講言史法書已未

承存注又蒙枉駕感甚淹疾支離種種倨嫚案息良深惟明公理學文章當世無兩今一代史編開剗規模得大筆冠冕真足領裒羣言黼藻冊府宋人修唐書紀志出自廬陵其筆力高古遠駕景文諸傳今復見之矣目前用衆手裒萃似易爲功然各紀不可以錯出也錯出則示瑕矣微獨各紀卽紀志不可以異手離析也間按歐陽紀志紀極簡嚴得春秋家法志極弘備得曲臺大小戴家法紀猶之綱也志猶之目

也所以詳略各得本末互見目例雖分總是一篇文字無鉤鈎複沓之患此史之所以得體也唐修晉隋史以顏孔該博屬記傳于李顓家屬諸志雖近支冗猶各見所長至元修宋史衆手不倫所以彼此舛互蕪穢刺目由此觀之史之得失可知矣又如列傳之體其將相列卿之屬猶得以年世分校若道學儒林文苑卓行方技循吏宦官佞倖之屬尤爲全書喫緊生色處其間各自有源委脈絡要在穿貫參驗見人才世變盛衰得失之由或一傳而載一二百年之

或一傳而釐成數卷若截年逐段分輯將手筆參差首尾蹊蓋豈史法乎然則此數項篇目另當推尊一二巨手如明公者統會一代始末特筆專爲之無已分題可也分年必不可也病錮呻吟中偶爾臆測高明以爲何如恨不能伸偃起蹇執鞭冉以從壇坫之下無任惘然

與許西山邑侯言社倉書

昨者蒙頒示社倉訓約情文極愷惻品制極精詳此
法果行將使敝邑薄俗立返於澗和而天行之乖沴
人事之賊害亦可以潛消永格於其中惠愛至無窮
也僕因推德意觸民艱竊有所陳列於左右者古者
社倉之制使州邑閭里之間可以經久常行非爲一
時計也然則議興舉於廢墜缺失之餘似非徐圖經
始不可雖然仁人之於立法利民有若決隄赴川之
不能以俄頃待也况敝邑去秋禾稻薄收繼以今夏

取履文選
蠶麥兩歉有中人之產者尚十室九空至若衰丁傷
戶鰥寡孤獨之無告疾病困苦之不常鵠形鬼面而
朝夕僵斃者叠見踵告甚且一家而一二或三四矣
而尤所不堪言者無若七八兩月俗所謂青黃不接
之時也比戶皆因而前所云此等之人則萬萬無可
生之望矣鄙見以爲社倉一法宜立務講行之爲七
八兩月絕救之餓殍少回枯於萬一此誠當院之施
人易見德將觀感興起之間懽忻勸勉以從事不衰
則經久之利亦於是而漸舉矣執事所於敝邑勞心

思勤學畫而措置施行之者上下遠邇以逮婦孺靡
頑莫不信而尊之不異唐世之於陸敬輿宋世之於
司馬君寔也以此典制何制不興以此善俗何俗不
善且不獨於一邑也程伯子行保伍於晉城而當時
之民皆願以晉城爲法考亭舉社倉於崇安後條上
其說於朝頒行天下近代一邑之良法賢士臺榭之
以行諸通省比比皆是將見所以惠愛漸之民安在
其以守土限哉至其間利病節目尚有一二可推求
者漫爲措次以上僕闇無識第酌於敝里土俗人情

取巖文選
而言之猶夫水人之習水輻人之習輻二云爾倘原其不及而賜之省覽幸甚

一曰鄉耆之宜慎選也鄉耆者古法所謂當社則其人綦重矣其人誠慤足以見信經緯足以見服則人之出穀而授之也可掌握而不疑及其當賑而散之也惟公惟當不以親疎愛憎而買亂其予奪斯善矣否則皆足爲法病者也夫知人惟難非出於鄉舉里選則無由素習而衆督也若聽之一二戶保舉報今充戶保者大率愚妄之民爲多其

其昧日而道黑白乎合無里中有紳矜大姓者着戶保請集公所公議選擇如無紳矜大姓亦從有田產家計者共相推任如此則所舉當社之人無非皆一里之望而鮮有不勝任者矣

一曰出粟之宜定例也夫爲德於鄉美行也宜若爭勸而無事乎例然當衰俗浸淫而又處物力並絀之時間或稍有贏餘者且畏避其名不暇然則將誰爲倡之苟倡矣又誰爲之應致良法美意等畫餅不可以療饑豈不惜哉唐貞觀中覈民所種

田畝別稅粟二升以脩義倉商賈另稅有差今可
倣其意行之勸令有田五十畝以上者畝出粟二
升既有例可循則不待倡而後應而無不齊之里
矣此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也

一曰散賑之宜預核也會子固救災議以爲發糶
賑饑莫不善乎日與之升合以餓殍之養養之
莫善乎一舉授之今一里之中除惰游無行而
餒者不應賑外其殘老疾隄之無養者寡孤
不能活者皆日習而知令鄉者登籍與出粟之

簿一併繳報各加點印然後令其量出粟之數而
攤配之假如一里得粟十石而待賑者以百戶則
戶各一斗准此爲例不過俄頃可畢如此免煩碎
耗散之虞而受粟者起骨而加肉矣

一曰窮里之宜撥補也夫以本里之義舉濟本里
之貧難胡氏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此最善術也
但各里贏絀不同有待賑多而出粟少者有全無
饒產可出粟者則向隅之泣仁政何忍獨遺乎合
無將各當舖行舖鹽商積販之戶倣唐商賈出戶稅

取廣文選
汰以激勸之令其隨力捐助酌量撥補則雖窮鄉
斥壤得絕處逢生而無不徧之恩矣

與許侯言聖廟祭器堂筵書

別後入郡側聞執事於丁祭盛典特加虔飭多士駿
奔僕恨不能從念身廁聖門向以庸劣媿情鮮克率
繇典義爲窳俗先而恭逢執事啟勵之時又復狃他
故身不與祭寧獨不愧於心乎明洪武間宰相言劉
基不陪祀太學高皇帝謂基學聖人之道顧失陪祀
何以爲不學者勸因奪俸一月僕不敢言學聖人之
道然莫追逋蕩之辜當何以示之儆也不揣復有言
釋奠祭器故載簡冊今廢缺殆盡卽僅有存者大都

爲學胥徒家常覆醬瓿耳向曾言之左右宜加釐補
并戒典藏想已獲鼎新矣尤可痛惡者聖廟何等尊
崇而堂筵片地平日竟爲積薪簞糶懸竿曝禪之所
雞豚擾擾溲洩橫披此何說也惟望嚴戢而時察之
使壇座靜凝常如灌鬯之日其儼肅當如是耳適
台軒將涖東郊可任延佇

與同會論學第一書

承示此章書是開天闢地之學時習卽是法天天有
春夏秋冬學有仁義禮智帝王開天立極卽是此學
畢夔稷契是堯舜之朋不識不知百姓之順帝則而
不知者種種闕論如洪鐘發而細響沉河源傾而川
流汎何敢以蠡測瓦鳴妄陳臆說姑由台示而推論
之先儒曰聖天口也賢聖鐸也開天之聖何本乎仰
觀天俯察地而有以得夫道之大原故曰聖人本天
本天者本其繼善成性而所以爲立人之道者也夫

道虛位也性則實有仁義禮智之德具焉是故本天
者聖人之以性教天下也聖人而不以性教天下則
已聖人而以性教天下則曰元者善之長也故爲學
先務求仁求仁之方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學
必自愛敬始者性之本天者然也由大始而循致乎
通萬物極萬變皆不離乎此始所謂須臾不可離者
此也不可離之謂時然則聖人之以時教不言天也
言性而已性與天道不可闕也言仁而已仁罕言者
也言愛敬而已矣言日用事物而已矣言愛敬事物

體會天理流行之實而後性地得其融通天機得其
洒落故說樂與不愠之真遇焉苟不能謹幾以持養
乎時而未能體會天理流行之實苟任其一知半解
以爲融通浮情矯識以爲洒落曰說樂不愠如是君
子如是豈所言乎真積力久以幾于成德者乎子曰
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故先儒有言學者所以學爲
人也人者體仁以盡性者也故曰本天至若朋來而
樂恐不獨及人信從爲然所言唐虞之代七聖一堂
然其時有曰都曰俞者有曰吁曰戒者禹拜昌言曰

女匡弼予女無面諛其所取乎羣聖爲朋者將以成我也孔子曰自我有回門人益親又曰自我有由惡言不入于耳是孔子亦與弟子之朋相成矣苟徒曰及人信從而樂將得毋有侈心乎至若不知不愠而爲君子恐不獨知不知在人爲然如帝王亦有人所不知者此存乎人而言也凡帝王聖賢之學本無求知乎人之心此爲已爲人之大別也其不以人知爲心雖知滿天下無非人已交盡其性猶之爲已也若以人知爲心雖特立獨行危志崇言而我所以爲

身者皆未忘乎人知猶之爲人也豈所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乎苟徒曰知不知在人而不愠將得毋有易心乎侈心之與易心皆非謹幾以休復者也是故君子之法天也法天之幾也戒慎恐懼不可須臾離是之謂幾是之謂時故曰復者天心之幾微也至所云夫子開天闢地之學夫聖人本天固然矣然大本之中又有本焉聞之先正曰唐虞在廷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人倫五教之名始此故其後人賢聖遞作成湯始言性高宗始言學曰誠曰仁曰義曰禮

曰智曰信曰知曰行曰愛親敬長曰改過皆商君臣始發之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凡夫子所以教人爲學者皆本乎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夫子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故言學斷自本性本性斷自求仁求仁斷自五教始闡識渺淪其于學問之道如隙中數鴻乙不揣奉教幸直示其謬悞爲感佛氏本心聖人本天程子之說也自人性切實處見出天理流行無乎不在所以謂之本天此學字原頭正合朱子明善復初一句言開天則虛言本

天則實至此立說下學上達之見融矣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其言日用事物處俱是言性天處子貢但作文章理會所以有多學而識一番喚醒如捨日用事物空空言性天此禪學所以翻儒學之案而空言心也講中從性字復字詮學字時字似非影响不知于讀書明理者果有合否

與同會論學第二書

聖人隨事立教爲說不一然其提關啓鑰指示窮理
入德之門大旨求仁是主腦居敬是心法忠信是居
敬求仁之實心改過是居敬求仁之進步一部論語
翻來覆去不出此數字此章書全是居敬之學看打
頭一重字便知今括括家看忠信二字有門面却提
忠信貫串聖人發論一直起止何嘗有許多埋伏挽
搭君子平日用居敬工夫從戒慎恐懼中檢點持養
過來身體極其寧一精神極其縝密故其意志動靜

取庸文集
之間自然有一種凝重之氣具此凝重之氣自然有
一種可儀可畏之色所以非僻不敢干其燕私危疑
不能撼其措履所學自然堅固脚根方站得定若不
尋討重字來路夫子此語甚覺突兀無根據下三句
是居敬條目便是重字來由蓋忠信是人之實心完
得忠信便是誠猶之完得恕便是仁至忠信便是存
誠存誠工夫全在慎獨若不能慎獨而入于欺偽一
流必然有輕揚猥褻意態露出來如何得凝重至于
取友勝已者必是悃悃方嚴不如已者必是流

率人每樂于友不如已者以其便於慢傲忽畧而苦
於友勝已者之爲嚴悻切磋耳人一身之外無非交
友故居敬宜次之以取友至于處過顏子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惟其念念謹謚節節檢束故
能如此凡人所以有過不及知知過不力改只爲悠
悠任放不能如天地鬼神之前如疾雷震霆之
介其側故往往生退委容恕之念惟敬生勇故曰勿
憚自古聖賢豪杰造基奪命機括只在改過故居敬
宜要之以改過聖人立教只在日月動靜間隨事指

點我輩今日爲學不必定在坐如尸立如齋然聖門
言動規矩準繩亦不可忽禮經所謂言不過辭動不
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此是表裏相苻處西山真氏
曰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此乃探原
之論甚至有謂聖人胸中洒落氣象脫洒因而立心
取友制行一以任達爲賢不知聖人惟其居敬之至
故天理流行一物不礙所以無矜持把捉之迹後人
誤出于任情恣睢蕩越禮教流入莊列一流邵堯夫
道學中風流人豪然不爲二程子所取况下此者乎

卽如講學之會 聖容在上父母師長在上諸士夫
在坐鼓鐘在懸樂歌在庭此何地也此何時也凡在
會者皆當寧壹其心志儼肅其視聽齋莊其舉止以
聽受德音卽辨論之際亦當問荅有序語默有矚必
恭必溫毋凌奪毋雜揉毋矜奮先虛其中以資裨益
苟說或同異義當是正亦宜辨言和平以歸明當如
是則一堂之上人人表裏居敬威重可儀存主處卽
是誠取友處卽是益檢過處卽是遷善方不負千秋
盛舉共相玉成山陰劉先生紀過格一曰微過獨知

至之二曰隱過七情主之三曰顯過九容主之微過
隱過皆不敬爲之端九容者如箕踞交股擎拳攘臂
高卑任意易言煩言譎笑怠懈遽色作色之類此不
敬之尤著者也平常接物時且不可况講學之會乎
同志願交警焉

漢史箋義

館課

海寧沈

珩昭子著

帝知民事艱難厲精爲治自丞相以下各奉職
奏事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
相輒親見問考察所行有名實不相應者必
知其所以然嘗謂太守吏治之本久則服從
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璽書勉勵或爵至
關內侯公卿缺選用之

按國家之治惟名與實名實相應則治不應則亂故

曰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理主好詳則百事荒要者責實之謂也責實之本始於朝廷君相大臣是也責實之務盡於民事知人察吏以課治理是也意在乎責實則君臣上下孳孳勸勉講磨民事之得失與人才之進退惟日不足而不暇乎其他意在乎名而不以實則徒張具文以事粉飾上下相蒙民生歎息愁苦無所告訴以至亂亡此無他原其初一苟且之意爲之而已天下之患莫大乎外有規模條具之形而內焉無非苟且之意是故庶務之不

理可以振舉而興也人才之不稱可以咨求而得也吏治之不修可以釐剔而舉也民生之不安可以撫綏匡翼而定也惟君相上下一以苟且之意塗飾於不終日之計而不知儆悟則其病遂中於腠理脈絡而不可復救孝宣知民事艱難勵精爲治自丞相以下奉職奏事可謂勤且敏矣而其最得治要之本則在乎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夫既無苟且之意安有名實之不相應者卽有之而寧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乎由是吏治獨盛時稱中興人知爲刺史守相重

其選久其任假其事權厚其爵賞是數者任吏之法也而不知非其要也要在乎無苟且之意以得名實而已矣故當其用之也人主非灼見其政平訟理而服從其教化之實亦勿與也後世非不知吏治之重也刺史守相未始非高爵厚祿也任非不久而遷擢雖不至公侯亦未始不顯榮也然求之資格則闕茸庸下而已求之薦舉則奔競以結左右之援而已則襍流匪類乘時倖邀由他途以竄名器而已如而爲之久其任假其權厚其賞適足以重其毒於民生耳所謂名實者安在哉是故孝宣爲三代後令主者惟其無苟且之一心基之也

丞相賢致仕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按致治在乎得人而莫先於柄國之人漢自開國諸將相不論其他所稱丞相御史大夫之賢者蓋未嘗有聞焉至孝武以撻切督下丞相比比不得免如公孫弘石慶用千秋僅用抑揚謹厚固位自全而已公孫賀涕泣不拜猶奪其志而卒亦不免韋賢經明行

修居位不久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難進易退
賢非其人乎至御史大夫如張湯以酷吏桑弘羊以
利臣居之在位成風海內騷然賢既去而魏相丙吉
一時並擢卒能同心輔政爲名臣當漢之先若董仲
舒賈誼皆博通經術通達治體使當大用寧遽在賢
與相吉下哉然旣擢之高第知其材良而來護賊之
口擯弃推落不用所用咸屬茸干進之人使賢與相
與吉非遇孝宣又安知不與董賈諸人同淹抑
哉故漢之知人能致治者必以孝宣稱首云

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夸其族皇后霍氏廢

或曰諸霍罪應夸滅而光忠勲不可絕祀孝宣亦少
恩哉夫廢立之舉固不能無議焉喪君有君此何事
也昌邑在國狂縱內外皆知光不知而立之乎抑知
而立之乎踐祚二十七日手脫其璽組而去之更帝
如易丞簿尉此不可解者一也昌邑旣廢神器不可
一日懸也與同心定計諸大臣意必先有所屬如皇
曾孫者然後可乃從容猶豫用長信少府授太后尙
書使知經術省政而議所立未定待丙吉杜延年言

皇曾孫而始議立嚮合延年吉非立朝或先光而死
光將誰與立乎此不可解者二也然則光之抱持幼
君於襁褓海內晏然雖伊周無以過而其擅廢立以
及皇曾孫漢室之不亡天也光之功幸焉而已孝宣
之不免於少恩其母乃見及此乎

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按宣帝勵精爲治精計博訪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
其所以然故地節之治獨隆西漢然其王成異等之
效賜爵褒顯其後詔問上計吏始知其僞名實之

蒙如此其故何哉自古實心任事之臣必悃悞專靜
不事緣飾彌縫故非明君相不能知而以巧僞覲覲
爲能者往往術足以欺聞見之明力足以結左右之
譽故雖聰主亦每惑焉夫爵賞者人主所以鼓舞天
下之具也人窺其可以欺爲市安有不竭智爭工飾
虛名以要顯榮而人主又安民生之計誰可與共事
功者乎且以宣帝之仁明勤博若此猶或不克嚮使
耳目終蔽於近習將內外羣吏盡人而得爲王成之
爲也賞罰之失措尚忍言哉

以張安世爲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

按孝宣在民間已病霍氏僭侈及入立而多其功遂使其中外子姓盡握兵柄於朝廷甚非所以豫上下之防而全功臣之世也至魏相張敞顯言極詆然後爲脧削之計以諸軍盡屬安世且以所親信許史子弟分領羽林兩宮衛將屯兵禹特擁大司馬虛名而與其黨親一時兵柄悉奪當此之時誅諸霍如狐兔耳周勃劉章之誅諸呂亦先奪其兵柄故左祖之令

一下而翕然景從蓋利器不可假人固大計所必先也雖然禹山輩非諸呂比也諸呂以城社爲憑擅移國祚非蕩滅芟夷不足驅除大難孝宣英辟在御威福由已諸霍特藉寵養權而至此耳向使早爲之節若光武不任功臣以事宋太祖釋諸將兵權其爲潛消默奪所以保全勲臣之祚而培國家忠厚之基豈小也哉孝宣小不忍於其始而成至忍於其後毋亦失計也夫

讀史記雜跋

秦始皇

海寧沈 珩昭子著

從帝王紀後讀始皇所議尊號謚法及改制立法官
廟陵寢封禪巡行神僊土木以至鬼物夢刃之異如
雅言詩禮時忽聽方外人談荒惟淫泆飛仙劍俠事
使人倉惶不可方物亦一奇也惟始皇神智自用故
百詐並興玩帝如嬰兒使其沉默和平安有是哉雖
然非應運若丞相斯始皇亦不敢師心滅古若是之

甚也當博士淳于越進言殷周之跡始皇下其議猶
若其言可進退者丞相斯乃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
相襲時變異也固非愚儒所知於是始皇乃敢堅行
之無所忌克斯之心不過取富貴光寵而豈知其多
殺人以亂天下當日坑諸生犯禁者雖曰四百六十
餘人然偶語非今之令其時告密殺人可勝道哉初
徙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既又徙三萬家麗邑五萬
家雲陽其後又徙北河榆中三萬家則以播遷而殺
作阿房以隱宮刑徙七十餘萬人穿治鄜山亦七十
餘萬人則以徙役而殺而工匠閉美門童男女入泅
以死者又不可勝數也非丞相斯導謫其旁豈至是
乎初始皇望見丞相車騎勿善也中人告丞相則損
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諸將在旁者盡殺
之嗟乎丞相通中人久矣哉

張良

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沛
下令旦日擊破沛公軍項伯夜見良呼與去良具告
沛公且曰誰爲大王畫此計者斯言也吾不能爲良

解也智謀如良見信任如良良身在軍沛公距關之
計良不知耶抑諫止而不聽也讀漢紀及良傳未嘗
有諫止之文事急而乃曰誰爲大王畫此計吾故曰
不能爲良解也項伯之翼蔽沛公特天幸不然雖有
項伯能救沛公於刀俎哉而孰謂良之能以天下血
沛公平哉

垓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項王夜起舞自爲詩悲歌
忼慨歌數闕美人知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史公此段序次最悲從鉅鹿鴻門後讀之尤
堪酸鼻前曰諸侯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此曰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前後形容照會使人情不自勝項
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分其騎爲四隊四嚮是卽
入陣法

高祖悲樂沛

項王失意時追思得意時事不得不泣高祖得意時
追思失意時事亦不得不泣光武幸章陵故里置酒
與諸母酣飲亦是此意其發跡同故感興亦同若唐

取法文選
宋之祖起家纓組便於此處情寄衰減

周亞夫

亞夫將門子其知兵過其父文帝出細柳軍稱善者久之帝不獨以優容得待大將體蓋亦深知兵哉其後東擊吳楚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是卽細柳兵法景帝又何足以知之亞夫遷爲丞相帝欲侯王信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侯信非約也已又諫侯徐盧等亞夫不獨知兵蓋又深知國體可稱社稷臣矣帝奈何以私怨殺社稷

臣哉父子不好學不善處功名然景帝真庸主也

信陵

信陵公子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禮交之或曰其子信天性也予曰不然當其時彼蓋審知天下之大勢在容容之大勢在隱約汙辱挫廉亡檢之中及其末也以侯生存魏以毛薛此兩大案出於監門傭博之手論者驚爲大奇曾不知其觀於世變者審而後能得士豈偶然哉方公子從車騎虛左迎侯生一曰欲以觀公子又曰微察公子又曰侯生視公子色終

不變侯生觀人之法愈刻愈盡一示之以瑕則其交不茂矣他日公子將赴趙死秦軍降次而侯生不逃公子復還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道也其生平意識全在冷眼虛步中意思無盡妙有位置與市中伴倪疇全一機關此其人殆何等哉後代則子房長源者流耶或曰生既進書以兵符與公子而朱亥又足以刺鄼之命其報公子者備矣生可以無死乎曰不然當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其欲成公子之名亦欲自成其名北鄉一到此日已定生不無欲

此身安之耶

酷吏

太史序次酷吏如穽成義縱皆曰其治效鄼都如杜周則曰其治大放張湯又曰其治與宣相放如楊僕則曰治放尹齊如王溫舒尹齊皆曰以刀筆濬獄事張湯又曰自溫舒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爲治大抵盡放溫舒可見吏治源流不可不謹以至恣睢傳染而禍天下然未有不由於人主之好尚以爲之揚濶而導流者也張湯舞智傳古義以逢上

取 意奏事至天子忘食病至天子親視其隆貴固無論
其他義縱若狼牧羊而曰上以爲能王溫舒論報流
血十餘里而曰天子聞之以爲能於尹齊楊僕亦皆
曰上以爲能杜周論殺甚衆而曰奏事中上意又曰
天子以爲盡力無私若此類皆得美遷任用逾等然
則天下刻削暴戾之吏安有不磨鈍淬鏘以賊殺
君而起者乎其始也因治豪猾用酷吏因酷吏致盜
賊因盜賊滋蔓而遣重臣典兵誅其極也因吏課畏
誅而反諱盜避法益益蔓延無可奈何此無他壹人

主好尚失中以至此極也於酷吏又何尤乎然漢
被責不服上使張禹按湯禹謂湯曰君何不知分也
君所治存滅者幾何人矣湯遂自殺又若寧威死於
義縱唐周興亦死於來俊臣酷吏自殺其類豈非天
哉

張湯

湯文深意忌卒以殺身至其母勿爲厚葬載以牛車
有棺無槨顧其後累世貴顯何哉史稱其薦吏揚人
之善蔽人之過又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

尤厚故曰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湯死家所得奉賜
不過五百金無他業由此觀之湯豈得非長者風有
廉隅乃其舞文巧詆以輔法者特逢上之意指而寵
貴利達之情深也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上欲舉
嚴助伍被湯爭曰伍被本書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
闈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博士狄
山言和親之便湯曰此愚儒無知此一事可謂不愧
大臣抑其好傳古義與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故能
通達國體持論足爲公卿法安得與刀筆武健吏同

年而語乎

朱公

朱公初霸越亡吳所治生輒致數千萬其筭無有遺
策中子殺人因囊裝爲遣少子長男欲自殺不得已
遣長子爲書遺所善莊生但曰至則進千金聽其所
爲及長男持其弟喪歸人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
固知必殺其弟也吾所以欲遣少子爲其能弄財也
而長者不能吾日宿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朱公所論
二子本末甚當夫人情所愛莫如子子之利害莫如

死生朱公既能必長子之殺其弟當長子爭行之日
何不如其後之所論者以明告之長子自量而止不
往可也卽往受誠而弃財以圖存可也夫乃無一言
及此而於事後始具稱之何哉然則朱公亦不免有
成敗之見者也其後之云然得母以自文其惑耶漢
武帝時戾太子兵敗南犇皇后自殺壺關三老上書
明之天子感悟太子不知也遂自經高寢郎田千秋
乃訟太子寃立拜千秋爲大鴻臚千秋不言於太子
難發下詔斬捕之時而言於太子蒙寃人主感悔之
後帝蓋自恨無以謝天下故借千秋以爲高廟神明
教我而尊顯之夫千秋亦何足賞哉大抵從事後追
明其然者非飾則狡也晉褚裒上表伐趙北方士民
降附者日以千計舉朝皆賀蔡謨獨詳策其必貽朝
廷之憂裒果敗還尋宋主欲恢復河南遣到彥之自
淮入泗青兗皆平諸軍咸喜王仲德獨有憂色策其
墮計彥之果引還青兗大擾若此類者何嘗於事後
始言之乎

蘭相如

從帝八

秦王齋五日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則已
使從者懷璧歸於趙矣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嘆曰
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不如因而厚遇之卒廷見相如
畢禮而歸之趙王與秦王會澠池相如前進璧請秦
王曰五步之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刃相如
秦王乃爲一擊瓦趙御史書之觀此二事秦王真英
雄也

太子丹荆軻

甚矣太子丹荆軻之不達於時變也太子之請軻也

以秦王使尺首使使也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及

行刺見殺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終

契以報太子也嗟乎兩人其愚矣哉齊桓之君臣未

嘗有革大命吞諸侯之心且曰招携以禮懷遠以德

其布大信於諸侯自軻之盟始秦至於始皇周二久

矣非兼既成僅如綫之燕趙且夕存耳縱令生劫之

得其約契使秦一旦捐王業而徇要盟得乎哉故曰

丹與軻之不達於時變也或曰軻等死耳與其鼓一

匕首以沽刺客名寧提曹沫以昌大義於天下顧太

子丹之以是請則何爲哉或曰朝有所待與俱其人未至故事旣不成羞爲曩者蓋聶魯句踐之流所訕笑其言欲生劫之者爲劍術文其跡也云爾是一說殆未知其然

田光

太史傳神之妙端在有象無跡中描寫一段精神非往復循環從閒處冷處曲有理會其佳境往往不盡如燕太子圖國事於田光送至門戒曰願先生勿言田光仰而笑曰諾此仰而笑三字已具自剄而死

一段規模又如灌夫與魏其侯過武安飲酒譟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爲壽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因嘻笑三字便具罵坐一段規模當機者不自知此處流露而傳神者已得之奇矣侯嬴死於定策之後田光死於薦客之始嬴之報知已在廟將光之報知已在激客其致同而刊節各當也

李將軍

李將軍才氣胆略往往從險絕中出奇驚人史稱將

軍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將兵乏絕處士卒不盡飲
不近水土卒不盡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此誠
善將兵得死力可爲將兵者法至軍行無部伍行陣
不擊刁斗莫府省文書而程不識正部曲營陳擊刁
斗治軍簿至明士卒樂從李將軍而苦不識然不識
可法李將軍不可法其陷上郡鴈門右北平危殆出
萬死一生非以是乎史又稱其射在數十步內度不
中不發其將兵數困辱用此蓋審勝太過亦取半失
是二者皆兵家之忌文帝嘗謂之曰子當高帝時
戶侯豈足道哉然觀史次其生平數奇狀至天子陰
誠大將軍以爲其數奇母令當敵然則雖當高帝時
又安能與絳灌之屬其功名哉

餘言

君相

管子云小白爲人無小智而有小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光武小敵怯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材一也上古君臣同德其德最大者則以相次爲天子矣語曰人主患不博大人臣患不節儉漢之昭宣光明唐之太宗宋藝祖太宗眞仁之后使其北面事人皆名臣之選也相臣則漢丙吉黃霸晉王導謝安唐房元齡郭子儀如此者皆可以

爲君矣而尤盛於宋若王旦呂端李沆韓琦皆是惟
漢高孝武唐天后則必不可爲人臣使屈而爲臣必
有不恭誕慢專亂無上之失不爲東方生馮道之玩
狎則爲李斯王敦之欺恣以騰沸衆多由彼才段跌
蕩胸次通化不可以疆畔繩楮循涯而測之殆神堯
者儔與其人臣必不可一日居天子位而能無事者
如汲黯直而無權安石偏而好術其亡也可待尤甚
於東昏後主矣

臯陶

或曰唐虞之時道在臯陶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
治風動四方惟乃之休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
之惟臯陶之言曰知人安民於是以九德甄別人材
以率作考成保泰守業爲治之道尚矣士師也乎哉
夫舜之命臯陶作士也此臯之所以失天下也其命
禹平水土也此禹之所以得天下也何言乎爾禹以
司空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勞績昭而人心移勢將
舜不得而君宅揆之任內屬之臯論道治者其言多
斷至治者其事察贊襄隱而怨謗集勢將以刑官而

聊齋文集
爲天子可得乎哉舜故心知臯陶之德之盛也而因
天下之心以命禹故曰臯之失天下也久矣是故忠
臣不不擇利而受任聖士不害成而匿德

虛實

秦之王非他也六國務虛也秦務實也君好名入游
士而不敢驅臣好食客諛辭而不敢傲好名人游士
不敢驅食客諛辭不敢傲車馬也供張也珠玉錦繡
也賓從馳逐而瑰煌不墾田不練兵不覈財不講計
叢縻祿而不剪奉舊禮而不革彼秦晝作夜思主臣

孔皇以從乎墾田練兵覈財講計革禮剪縻而六國
日相從於車馬供張珠玉錦繡馳逐瑰煌騁浮文而
鬪至計勢不破碎摧陷焉不止

誠令

下貴曉令也上貴誠令也上誠令則下曉意是故立
三尺木而民不謂之妄懸千金市而士已知其驕夫
主君號曰已書而字千金自題也信令則見殺必果
矣是謂誠於僞令

荀彧

曹公初見荀文若喜曰吾之子房也或亦既以高光之業說之矣一旦受九錫或乃以爲不宜爲曹所害文中子比之殷三仁後之論者以爲非而比之淫婦見殺於所私嗚呼是惡知古人之用心哉或固有心者也或知揀之情非圖大不足喜且交淺矣不爲揀之言則已交必不固已交不固則亂略無與定已定矣無以爲言淺而扶正之路及所期既就因欲舉刃心而大正之嗚呼或固賢有心者也惜其私心欲以用揀而豈知揀固難爲用者哉

孔融

孔北海高志直節士論賢之而或惜其疎傲之過暗於世機此猶以鳶腐嚇鵠也當其時盡世而不知有漢也任則隆中之盡瘁清則北海之佯狂一致而已今觀其言禁酒諸文皆有洗滌不恭之意其後操過入之言曰融與彌衡在誕放言謂父之於子何親等論意誠有之蓋目激篡謀机張竄設因而作誕譎之駭辭亦寓言君臣父子大綱已絕人道遂同於禽獸而不可救正也至云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則明指

曹之將篡操乃卽以反駕也是時東漢士氣猶存融
名流作率必多尚氣仗奇之士羣譁於下捺故大惡
之及融死而天下之氣寒矣要知北海視死如歸非
冥行而取辰也不然叩馬之二子經枝之王蠋豈不
知左右之欲兵晝邑之將盡哉

幾同

易曰幾者動之微又曰知幾其神乎古之知幾事者
往往而合偶讀史如踞床見布袒憤迎援帝王氣格
服人同光武詣宛飲食言笑如平常子儀對以發氣

歸天譴君相處變妙用同龔遂除盜罷捕盜吏充國
備邊罷騎兵能臣識略過人同充國自請將玄齡自
請領度支李綱自請任防禦大臣謀國忠敢同蕭望
之匡衡不予馮奉世陳湯宋璟痛抑郝靈荃謀國遠
識同李牧將鴈門亞夫壁昌邑子儀鎮奉天制勝堅
忍同賈捐之議棄珠厓楊榮士奇議棄交趾戡兵養
民和同李絳不避同年親故裴度請私第見客相君
不遠嫌私同韓厥戮趙宣子僕而以爲可賀祭遵殺
蕭王舍人兒而位以特將段秀實斬郗晞卒而受教

惟謹朗識志合忘嫌同婁敬見虞將軍彭萊見龐統李元忠見齊神武英雄舍卒自達處同大抵見事有過人處當日必爲夏蟲蟪蛄者議其後逮功見名立而始張目驚且信偶拈數條約略可概云

悔戒

悔吝憂虞其來有端莫之或戒乃卽於凶是不可以天誘也所謂天者傳雍姬棄疾之類是也原繁以中立殺身申侯以隨時蒙害傅瑕之於厲公丁公之於漢王諫之於莽成濟之於司馬見謂福而適蹈禍由

辨之不早辨也子胥進伯嚭殷景仁引劉湛韓愈薦李紳李德裕起牛僧孺援白敏中寇準任丁謂王安石用呂惠卿呂大防厚楊畏胡安國游酢張浚趙鼎舉秦檜楊龜山擇陸棠伊川南軒納邢恕鄭友龍楊士奇薦陳循若此類豈少哉悔而後戒晚矣仲卿爲王鳳所薦公叔受梁冀之知卒能蟬蛻不滓戒不隣悔也雄之於莽固之於憲邕之於卓融之於冀華之於后時之於京悔不及戒也宋主見熙先吐歎而咎吏部爲負才天后讀賓王傳檄而病宰相以失士悔

不在已也諸葛不用魏延之言費禕不予姜維之策
已不任悔也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而不能斥李
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而不能退戒力不勝悔也
王允欲盡誅并凉人姜維勸鍾會盡殺北來諸將悔
徵不遑戒也茂先不用子建之言而星折劔飛之禍
作士衡不用顧榮之說而華亭鶴唳之歎興匪獨不
知戒由不見悔也若此者蓋不勝數也凡人我之間
皆灼然知其爲悔者勿論也大較人我皆見爲利而
悔存或人見悔已見利而悔存或已見悔不勝其見
利而悔愈存是烏容以不戒戒之何以知言義氣
竊理辨惑則幾矣



